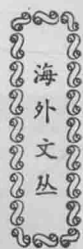


黄金泪

张 错





海外文丛

黄金泪

张错

花城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黄金酒

张 错

(国内版)

*

花 城 出 版 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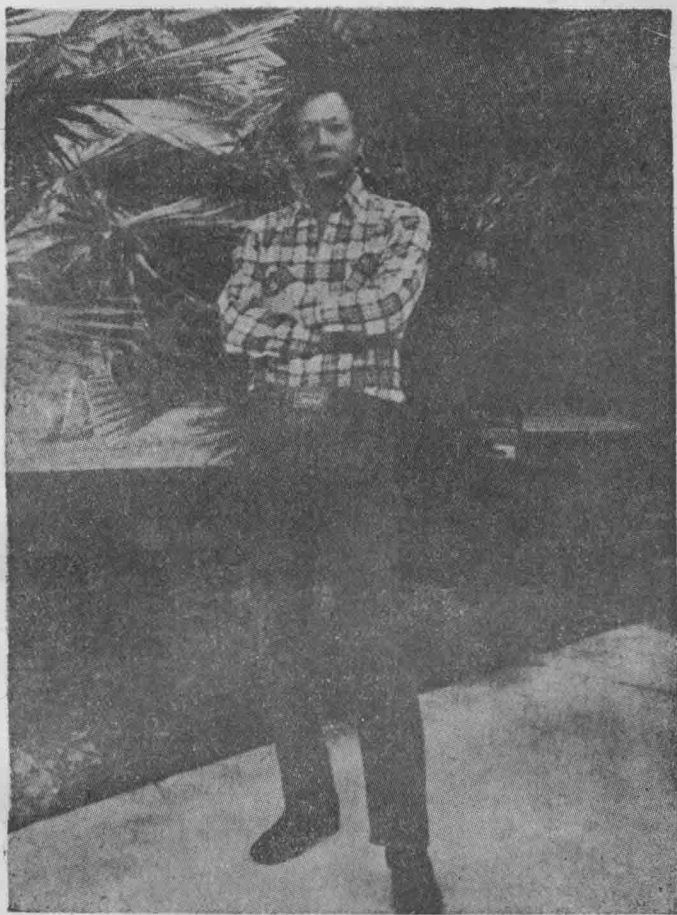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4插页 90,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70册

书号 10261·833 定价 1.25元



作者照

序《黄金泪》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开始坐下来有计划地把《黄金泪》按着大纲和资料的安排一章章的写下去。一九八四年六月我写完最后一章《天使岛上无天使》，足足写了两年。虽然在这两年中，《黄金泪》并不是我所有的写作计划，但无疑无论在精神上或生活中，写这本书仍然是我最大的挑战与慰藉。那天晚上写完《天使岛上无天使》，浏览了一下前面数章的旧稿，蓦然心里产生一项疑团，竟然使我彻夜无眠。

无眠的夜不是太多，却也并不少，而这疑团越滚越大，终于充满了我的胸臆。我写《黄金泪》的最初动机，不是象亚裔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那样，有一种追溯先祖拓殖的感情，我也没有研究少数民族的野心，去肯定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我写《黄金泪》主要是一种认同。一百多年前有一批金山客来了美国，留下来也好，返回唐山也好，归化成美国人或回去做中国人也好，这一批人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他们既没有想

到要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可能将自己变成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风俗语言，他们都具备强烈的中国风。他们在美国常被称为第一代，但他们知道自己实在是几百代几千代后的华夏子孙。他们大部分文盲，或是低知识阶层。他们惯常以行动代表答案，而“归老唐山”却恒是此志不渝的答案。一百多年后，也有一批金山客被放洋或把自己放洋来美国；也许，他们惯常用语言代表答案。他们在风俗语言方面，都颇能中西融会，而且也颇属中级知识阶层，他们也被称为第一代。象一百多年前的第一代，他们分享着一种悲剧性的中国隔离感，虽然有一部分人（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绝对的人物）颇能安于现状，但在大部分的第一代来说，他们渴切地需要着一种强烈的中国向心力。

这种强烈的中国向心力对一个民族主义者而言，无疑是绝佳之事。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魂。可是在异乡，是否活为异乡客是绝佳之事呢？在今日的异乡，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当年汉唐盛况，天朝威仪，在未开化的蛮邦夷族，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大国风范，可是随着落后国家的兴起与民族信心的建立，以及大中华帝国的没落，扯住过往光荣的旧包袱是没有用的，正如我们已不屑被外国人叫成杏眼猪辩的清客（Chink）或陈查理（Charlie Chan）之类的形象一样。现代的东方人就象现代的西方人一样，命运操在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手里。

可是，独在异乡为异客，能吗？
东方人在西方人的社会里，能吗？

中国人生存在如此国势暧昧不明的环境里，能吗？尤其在一百多年前，国势如此疲弱的清朝，中国人死在异邦犹似死了一条狗；如果在中国同样死了一个外国人，恐怕炮舰早已直驶大沽口了。

疑团仍然存在。换转来说，中强西弱，西方人跑来中国掘金，掘了金就往老家跑，而且还和本地人发生利益冲突，中国人会怎样想和对付这些西方人？西方人发明了很多歹毒的名词称呼中国人，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歹毒的名词称呼西方人？

疑团成了一个可怕而隐约可知的答案，也许这不是民族的悲剧，不是种族的悲剧，而是人性彻底失败的悲剧。

民族彼此了解的挫败造成纷争，种族彼此生存的挫败造成战争，人性彼此相爱信任的挫败造成毁灭。

在美国，尤其在洛杉矶，一个中国人可以吃豆浆油条，看《中国时报》，上中国饭馆、中国银行、中国菜市场 and 看电影……。

换转来说，如果一批落籍在中国的西方人，在中国发展成如此庞大的社区势力与归属感，中国人会怎样看和做？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围住唐人街，菜场、杂货店、药店、赌馆、鸦片烟馆……喜庆节丧，全按本国风俗，与西方大相径庭。究竟是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还是西方没有接受中国？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美国是一个揉合世界各种族的大熔炉，这是开国的理想，但是不实现的理想便是谎言。以我个

人的经验而言，东仍是东，西仍是西，这是吉卜林肺腑之言。因为问题不在于东或西，或东西是否融汇，问题在于人性的自私与仇恨、嫉妒。

所以《黄金泪》成了我个人亚里士多德的洗涤（catharsis），百年前发生在华工身上的悲剧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他们的故事使我获得启发和睿智；还有，一切的悲剧均已成为人类一章血泪的历史。

可是即使是历史，我觉得也有义务去用我的观点与立场，重新追溯过往，反映现在，展望未来。当然在这些零碎的章回里，我并未能全盘的作出各种史实的探讨与求证，但是我基于人类基本权利受损，以及为了自己尊严而挣扎求生的一种原则写下了十二章；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华工的一代历史已慢慢地风化在美国历史的陈迹里，但是他们的断垣残瓦却是年青一代活生生的课本。北加州现存在西亚勒山脉的四十九号公路就是当年龙种们残留遗下的一节节龙骨，那里有一个个荒僻的山间小镇。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二日，我从四十九号公路的南边北上，直溯北方的矿脉。在玛莉蒲莎（Mariposa）的博物馆外边，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西部早年如牛仔电影里的大篷车，篷车亦如巨龙，只剩骨架，屹然立于灼热的烈日下。赭锈的铁条与铁钉，使人感到唇干舌燥。旁边那尊水力大炮，庞然而沉重笨拙，的确代表西方粗鲁而急功近利的作风。博物馆内赫然陈列有中国的几个鸦片烟土木箱，还有那些专为储藏金块金砂的大保险柜。走出市镇的街道，我还在那小山头手抚着那一块块用大青麻石砌成的监

狱，这就是历史的陈迹和伤痕。

我也曾开车沿着螺旋形号称“地狱谷”的山路直去姑达维尔（Couterville），那儿从前曾有一千五百多名华工在附近开矿，现在荡然无存了，只剩有一座荒置的“新新和”杂货店，蛛丝马迹，令人幽然思古。姑达维尔再过去是一个市镇，叫中国营，顾名思义，当年就是唐人集居之地。据闻当年一场大堂斗也在此举行；可是至今中国营无营，正如天使岛上无天使一样。但在占姆士镇（Jamestown）附近有一镇名美国营（American Camp），顾名思义，至今仍是，美国营内全是美国人，因为当年就是他们把墨西哥人赶走，把市镇占领后呼为美国营的。在占姆士镇，我碰到当地唯一的一个中国家庭的一位老太太，她已经九十一岁了，还是鹤发童颜，在大街行走。他乡遇国人，格外亲切。在与我蹙脚的台山话交谈里，她告诉我长大了的儿孙都到大埠洛城等地谋生去了，迟些时她也要搬走，那当年华人盛况的一幕便告终结，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们想起中国人。

后来我到了以响马华坚著名的大市镇苏鲁那（Soroma），果然名不虚传，市镇比沿途的小镇都更有格局。市内有大街名百赖福（Bradford），以前东百赖福街就是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在西百赖福街，我参观了郡博物馆，内里惊心的一段文字，叙说此馆从前就是郡监狱，一日狱囚们纵火，把自己烧死在里面，才改装成博物馆。馆后园衰草断垣，破窗残瓦，颇有监狱旧观，惟阴风阵阵，令人生怖。

出了苏鲁那就进入所谓矿脉中部，那儿有以马克·吐温

著名的天使营，市区甚小，但附近有马克·吐温公园，颇可一
览。沿着矿脉北上，有以大盗黑伯（Black Bart）出名的圣
安支亚斯（St·Andreas），也有以吊人树出名的披沙维尔镇
（Placerville），其名披镇，位在山巅，风景优美，与吊人树
并列殊不相称。披镇过后就是名著一时的哥伦玛，金矿的发
源地，占姆士·马歇尔的石碑与塑像高高竖立，左手手指指
着亚美利坚河，一切都好象应了狄更斯在《双城记》说的那些
话——这是睿智的年代，也是愚笨的年代；这是希望的春
天，也是绝望的冬天；这是幸福的时代，也是苦难的时代。

可是过去的那一段沧桑都必须以过去动词或过去完成词
来追溯。譬如那个一度曾夸拥有五千名中国人的中国营，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住着一百五十名美国人的煤矿小村罢
了①。

譬如，在沙加缅度以南的“大坑”区内的四个小镇，包括
乐居镇（Locke）和葛仑镇（Courtland），都是国父当年落
脚之地，因为那儿种植果园的华工有很多都是中山人。国父
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间，经常奔走于加州与美国中西
部。武昌起义的那一天，国内打电报去大坑，但国父已赴芝
加哥，所以起义的消息，还是大坑的父老转告给国父的。

当年华工并不是全部去开矿。沿着矿脉中心沙加缅度、
圣华坚山谷（San Joaquin Valley）和河谷三角洲，他们
向地主签租土地，种植蕃茄、洋葱、马铃薯、燕麦、草莓、橙
橘等蔬果。譬如现在大坑区的梨树，每一株都是华工亲手种
植的。早期华工不准买地，但是他们用简陋的农具在租来的

田地上开垦拓荒；而且在订租约时，华工指定开始两年不用付租，因为土地只能开垦而未有收成，两年后有收成才付租金②。

在檀香山，有盛传“糖王”陈芳的故事。陈芳为中山人，在晚清时随船赴檀香山到蔗场当华工。他在做工人时，便已留心学习种蔗与制糖的方法，到了合约期满，便和同伴容某在本地合开糖厂，并且以合约方式在中国输入华工数千名，数年立成百万富翁，成为当地富家，并且兼任清廷驻檀香山领事，后来更任檀香山国会枢密院议员，成为华人在本地出任美国公职第一人。陈芳娶西妇生有子女十六人，待年老时，便卖掉糖厂告老回澳门定居，到宣统年间才病逝。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一九一五年在麦美伦公司出版的《南洋故事集》内有一短篇就以陈芳的事迹写成③。

成功的例子如陈芳者可谓凤毛麟角，千中无一，在琉球岛有所谓“三百唐人墓”者，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见证。当年苦力船罗拔·包恩号内苦力叛变（详情见《航向地狱海》一文），飘流到八重山，死亡殆半，后来得当地人士收拾遗骸，葬在富崎原的山丘边缘，用乱石砌着一堆堆的坟墓，并且将死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和死亡年月日烧在用大型砖头造成的墓碑上④。死者虽云已矣，但是冤魂又何日得息？姓名、籍贯、年龄和死亡年月日没有任何意义，把它们加起来，只代表了一场大屠杀的死亡数目。姓名无法代表什么，籍贯年龄也无法代表什么，死亡年月日代表了一种希望的幻灭，代表了在故乡一些母亲与妻子倚门而泣的等待。

那些“幸运”地能抵达美洲的华工，一着陆后便如水银泻地般的流窜于美洲大陆。除了加州以外，我们还不断地看到华人在外州奋斗的纪录。譬如在爱达荷州华伦镇的森林区便发现了早期华工披荆斩棘，把山坡地开拓成耕种用的平坦台地。这种“梯田”的耕种本来就流行于广东南方各镇，因为陡斜地多而平坦地少，更兼尽量开发耕地，所以在斜坡上开筑园圃，一层层的顺着陡势灌溉耕种是南方佃农的本事。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如此的开发实在是惊人的垦殖史文献。华伦镇本来是因一八六二年由詹姆士·华伦发现金矿而得名，不到数年，该镇涌来六千多名矿工，在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人除了开矿外，还在镇外十五里外的森林区开垦种植，把蔬菜、葡萄、草莓及黄麻用马车载到华伦镇里去卖。可是到了金矿发掘罄尽，矿工们相继离开时，华工们也因缺乏农产品市场而移迁旧金山或西雅图，有些干脆趁机回唐山去^⑥。

在阿利桑那州的皮斯谷镇（Prescote）内也有著名的所谓华工秘密“地下隧道”。一八六九年，华工开始迁入该镇，当地人对这批龙种的仇视敌意在本地的《亚利桑那矿工周报》里可一览无遗。五月廿九日该报载：“假如他（指华工）活得够久，得以长大成人的话，本地区就算有了个中国人”。同年十一月廿七日，又载：“更多的中国人——上星期又来了三个中国人，他们都已经开始工作。现在总共有四个中国人，够多了”。到了年底，据说华人已增至十六名。一八七〇年岁末，该镇甚至有一个成员约七十余名华人组成的唐人街，他们大都

为农工、佣仆，或开矿，做餐馆、杂货铺和洗衣店的生意。在著名的威士忌巷内有条地底隧道，据云是华工所筑。传说筑此地下道的原因有三——躲避牛仔到处枪击华人取乐；鸦片走私；妓院交通^⑥。三种原因第一种最可信。华人当日在美，随处遭人笑谑是家常便饭；万一不幸碰到蛮不讲理、枪不离手的醉酒牛仔们，横遭毒手也是寻常的事。文献中不断的指出，每次法庭审判，总有那些牛仔大喊冤枉——“大人，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不过杀了一个支那人罢了！”读者自不难想象，一个牛仔到酒吧寻乐，钱输光了，人也喝醉了，摇摇摆摆的被摔出酒吧，他骑上马，不知东西南北，乱闯乱撞，拿着手枪朝天乱放，碰到一个倒霉的中国人在走路，越看越气：“一天都是你这只支那猪，害得老子穷得发昏！”手上的枪便朝着华人的身上乱放，华人拼命逃避，惊惶无措，牛仔大乐，一下错手，便把华人杀了。如此之事，并非闭门造车，实堪采信。试看看今天底特律的陈果仁命案，动机如出一辙，只不过陈君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而日本汽车公司使美国中西部失业的汽车厂工人恨之入骨。读者们试看凶手之判例，就知道华工在美的冤魂绝对无法安息，东方人在西方世界的眼泪仍是淌流不绝^⑦。

希腊神话里有一段很著名的米狄斯皇帝点石成金的故事。米狄斯皇帝富甲天下，犹不知足，而贪婪是他的最大弱点。一次他得酒神赐予恩惠——凡是他手指碰到的均变成黄金。米狄斯欢喜若狂，到处点物成金，可是当他的手指抚触到心爱的女儿而把她也变成黄金后，他才明白自以为无上的恩

宠实在出自本身的愚昧；在饥寒交迫（因为食物衣服都变成黄金了）之际，他祈求酒神能使他变回凡人，酒神准其所请，但米狄斯必须长途跋涉，披荆斩棘，到远处山中的一条河里把魔术洗去。米狄斯终于找到了河流，纵身跃入其中，他看到金光闪闪的魔力随着他的泪珠流入河水，使河床的泥沙变成闪烁的金沙。米狄斯快快乐乐的回复凡人之身，回去和他的家人团聚。

所以我们知道，黄金泪原是神性的恩典、人性的愚昧。黄金，与血泪是不可分割的。米狄斯王最清楚，当黄金的眼泪从变成金像的女儿的脸庞上滴下来，心里是如何的辛酸。

写这本《黄金泪》时，朋友的鼓励与帮忙实在太多，高信疆、症弦、金恒炜、周浩正、刘克襄、郑臻等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名字而已。尤其是吴泰昌先生，他千辛万苦，给我找到那本硕果仅存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而且还无条件赠予，更令我十分感激。

一九八四年六月稿于洛城

附注：

①在美国的华裔及中国游客仍然经常访问这个徒有其名的小村镇。据九十高龄的本地老太太维欧拉·普罗查乐追忆，当年她和中国儿童一起上学，一起长大，但过去中国人住的房子，今天已全都拆掉了。在她小时候，中国营有三座中国庙宇。过去山上也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公墓，俯视全镇；但葬在里面的中国人的灵骨，最后都运回中国去了。上面资料据美洲《世界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

②同上。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据加州大学山打姑兹分校亚美研究教授

陈素贞的演讲，谓华人到洛杉矶的历史，“从一八七〇年开始有记载。沿今日的皮可街、阿尔拉多街一直沿伸，最多的有达五十二英亩，华人筑渠灌溉，使农业繁盛，供销洛杉矶地区各城市”。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新侨的迁入，华人开垦拓殖似有复生之势。以南加州而言，农地多以种植蔬菜供应华侨消费为主，而且因为海岸地区早已开发成为工业化城市，所以大都往加州东边内陆迁移。

③见章华《糖王陈芳秩闻》，美洲《国际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三日。

④详见张希哲《琉球唐人墓埋藏着一页华侨血泪史》一文，台湾《中央日报》，一九八二年九月廿九、卅日。“这些石头堆成的坟墓，经过长久岁月的风吹雨打，渐渐崩坏。至一九七〇年一月，当地华人领袖林发与石垣市市长石垣喜兴两先生共同发起建立一座美观坚固的唐人墓，尽量收集散布在附近的石头坟墓内之遗骨，合葬在一起，以垂久远，而便祭祀”。

⑤关于华伦镇外森林区的华人遗迹，洛杉矶《时报》曾有报道，我这儿是根据美洲《国际日报》（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的转载资料。

⑥见美洲《国际日报》（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三日）。该报记者谭世英有特别报导：《亚利桑那皮士高镇华工地下通道追踪》。

⑦陈果仁于一九八二年被底特律的两名白人汽车工人错认为是使他们失去汽车市场的日本人，用棒球棍殴打。当时距陈氏预定的婚期只有两个礼拜。两名凶手经陪审团裁定有罪，主审法官结果判他们罚款三千元，缓刑两年。后来据消息透露，这个法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作过日军战俘，吃过日本人的苦头。

序《黄金泪》	1
作品部分	
楔子	3
难忘的正月·一八四八	6
金色的熔炉	17
熔不掉的龙种	26
阿彩传奇	
——一个名妓的一生	32
堂斗	40
航向地狱海	
——苦力船罗伯特·包恩号	52
四艘苦力船	64
响马华坚	78

马克·吐温与华工	89
敬如在	
——早年华工在美的庙宇崇拜	97
天使岛上无天使	106
一笔烂账·半张清单	121
大来	129

资料部分

参考书目·补注	143
张错小传	149
张错著作表	150